

任继愈谈古籍整理的一些问题

作者: 佚名

 与 或 搜索

张承宇: 请您谈谈新中国5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成就

任继愈: 50多年来, 在国家的支持和统一规划下,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 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, 在这次展览会上大家都能看到。前一二十年, 先解决重要而急需的, 如断代的历史资料汇编、全集、大型工具书、资料性的丛书多已面世, 成果丰硕, 像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已成为学界公认的最好版本, 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。

重大的项目, 都要化上七八年、十来年时间, 是集体的协作完成的。像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甲骨文合集》、《全宋文》、《全宋诗》、《尔雅释诂》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《中华大藏经》……不论哪一项, 都不少于十来年。我们很多的同志能安心一项工程十年不松懈, 不计待遇报酬、甘心奉献, 非常难能可贵。

从1993年开始,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实施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的编纂工作, 经过普查, 中国的古籍资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, 后备资源很多。除了汉文古籍, 兄弟民族的古籍也很多, 藏族的文献量最大, 是从唐以来的文献, 蒙文其次, 其他如满文、彝文、东巴文也不少。这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。

古籍整理还有个加工的过程。像《中华大典》就是一个例子, 中国古代历朝都有编纂类书的优良传统。新中国建立以后, 传统的类书已不能满足新的需要。1990年, 国务院正式批准编纂《中华大典》, 并列为国家重点古籍整理项目。《大典》作为一部新编的大型类书, 所集资料起自先秦, 止于1911年, 约7亿字,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出版工程。江泽民同志、李鹏同志曾先后题词, 关怀和支持《中华大典》的编纂出版工作。

当然, 21世纪古籍出版整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、扩大, 我们深深地感到做不过来。

张承宇: 近年来在古籍整理出版中出现了哪些新的动向

任继愈: 一是学科交叉, 大量少数民族的古籍整理才刚刚起步, 而这类古籍的整理需要民俗学、宗教学、民族学、考古学、人类学这些学科综合起来才能整理好。而不是像清人乾嘉学派那种做法, 光是坐在书斋里看, 那是远远不够的。古人说“礼失而求诸于野”, 在一些文化落后偏远的地区, 还保留着古代的风俗。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西南联大听闻一多先生讲《诗经》, 他曾提到在云南看到少数民族还保持着“钟”的习俗, 用以辟邪, 这样使今人更好地理解古书上讲的东西。这种做法能更好地推动古籍整理以及少数民族研究。

今后留待整理的古籍多属于难度大, 不专属于传统经学、史学、文学方面的, 很多属于自然科学如工程技术科学、天文、数学、化学、生物、农林、古地理等及中国古代宗教如佛教、道教诸多方面。当年培养的专业人才, 面对今后要整理的自然科学、宗教类古籍, 不能不感到生疏。敦煌文献发现已有百年, 我们现在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基本上是针对佛教以外的世俗文书, 其中90%以上的大量宗教文献, 还没有开展。

就表达方式和载体来说, 今人要比原来先进的多。比如音乐, 原来主要是靠师徒口耳相传。现在有乐谱、光盘、国际音标, 工具是超越前人的, 保存起来就方便多了。载体也在进步, 出现了光盘。像《四库全书》书要占据很大的空间, 而现在可以放在几张光盘上, 抽屉里就能放下, 这些都是古人比不了我们的。今人只要重视, 还是大有可为。

张承宇: 您觉得古籍整理出版中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

任继愈: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, 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, 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, 感到有些青黄不接。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, 现在都挑起了重担, 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。第二批、第三批也都走上了岗位。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四五十岁、六十岁, 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十左右, 几年之内, 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。像一些具体问题, 比如, 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接触繁体字, 而第一代培养的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还不觉困难, 古籍整理要面对的都是繁体字, 而简体字和繁体字之间有时候存在着不是一一对应的问题, 应该补一补这样的课。现在学风比较浮躁, 大量地扩招研究生, 一个导师带很多学生, 这样很难保证质量。古籍整理出版人才要加强版本、目录、训诂、音韵等传统小学科目的训练。

在语言人才的培养上, 少数民族文字人才培养就接不上, 像老满文几乎已经没有人认识。而回鹘文、西夏文、吐火罗文、契丹文等文字的文献, 更是没有人认识。目前国外, 如德国、瑞典、美国、法国等也有中国古籍整理的成果, 我们必须吸收利用, 这样看起来外语一种也不够。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。

书是让人阅读的, 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, 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, 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。像《中华大藏经》的底本《赵城金藏》本来深藏在图书馆里, 现在把它整理出

来，大家就能用了。如何与实用结合，这方面要多做工作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古籍的社会效益。至于技术是出版商的事，而不是学者的事，学者的责任就是把内容整理好。

中央说：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，得搞上百年”，这是实事求是的估计。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，搞短平快不行。古籍整理是深加工，我们不是出铁矿砂，而是要出钢材。

最后编辑： 王应宪 发布时间：2005-04-04 论文来源：INTERNET

[【投稿】](#) [【打印】](#) [【关闭】](#)



请输入关键字

搜索

[百度联盟峰会](#)

相关文章

- 矿难在逼问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
- 在大剧院遭遇种族主义
- 2005美国热门话题：社安变为不安？
- 安南高扬人权大旗
- 警惕流行歌曲中的种族主义——从《蜗牛》等歌曲入选爱国主义歌曲说起
- 贵族的兴衰
- 对知识分子“契合”关系的反思与批判——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
- 他们将回到“萨罗”
- 海子的“实体”与“主体”：海子断头十六年祭——给无头的汉语人共同体
- 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现象学反思

学友评论

发表评论：



匿名 标题：

[注册](#) [智识论坛](#)

评论内容：

※您要为您所发的言论的后果负责，故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。

发表

查看